

盛衰成败中国史

刘鹏 著

国学微读 蒋寅 主编

凤凰出版社

盛衰成败中国史

刘鹏
著

国学微读
蒋寅 主编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盛衰成败中国史 / 刘鹏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7. 10

(国学微读 / 蒋寅主编)

ISBN 978-7-5506-2654-6

I. ①盛… II. ①刘… III. ①中国历史—通俗读物
IV. ①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8790号

- | | |
|---------|---|
| 书 名 | 盛衰成败中国史 |
| 著 者 | 刘 鹏 |
| 责 任 编 辑 | 汪允普 |
| 书 籍 设 计 | 徐 慧 |
| 出 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fhcbbs.com |
| 照 排 |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
| 印 刷 |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苏州市吴中经济开发区南官渡路20号,邮编:215104 |
| 开 本 | 787×1092毫米 1/32 |
| 印 张 | 7.5 |
| 字 数 | 157千字 |
| 版 次 |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06-2654-6 |
| 定 价 | 48.00元 |
-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2-68180638)

序

自上世纪末以来,“微”字一步步走入我们的生活。先是微机、微生物、微量元素,然后是微博、微信、微视、微观察、微语言、微电影、微讲堂,最后是微店、微商、微客、微营销、微服务、微伙伴、微幸福……今天,我们的日常生活已是一个由“微”构成的世界。而在消费领域,更仿佛所有的需求和供给都趋于微化,连阅读也开始进入微读的时代。这一微化的趋势及意义,尚难一言以蔽之,但我想它首先意味着更多元、更个性化、更有针对性的社会需求以及相应而生的各种供给。

持续增长的中国经济所带来的不只是满足物质欲望的需求,同时也酝酿着社会对精神文化的渴求。经济腾飞、国力增强的成功,多少找回点国人对民族文化的信心,教育水平的提高更为传统文化的普及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国学热”顺理成章地在世纪之交成为文化市场的时尚。从大学讲堂到民间书院,从经院学术到大众传媒,国学忽然成了全社会关注的对象。大学纷纷成立国学院,出版社推出各种高头讲章,电视台也开办各类国学知识讲坛,一时间国学不可谓不热!但遗憾的是,这热潮并未能让国学得到很好的普及和承传,甚至国学作为知识的基本属性在社会上下也不曾达成一致的认识。一个有象征意味同时也颇具反讽效果的事实是,国学将作为一级学科设立,而且被归入

历史类。让我迷惑的是，它下设的国史（中国史）、国文（中国语言文学）原本就是一级学科，不知将如何自处；更不知道将来顶着国学博士头衔求职的人，将如何回答考官“你学的是什么专业”的问询？当他们说明自己的专业范围时，考官定会惊讶：你说你获得的是“文科博士”或“人文学博士”吗？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学位。曾有日本书法家在欧洲开展览，当被问及书写字体何以像汉字时，此君回答那是亚洲字。识者哂道，从来没有以洲际命名的文字。同理，也从来没有以跨知识领域命名的学位。

将国学设为一级学科并归入历史类，显示出学界对国学概念理解的模糊不清。与近代许多学术概念一样，“国学”也源自日语名词，本指相对于洋学的日本传统学问，近代中国借指相对于西学的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和价值核心的中国文化与学术，西人称之为 Sinology，也译作“汉学”或“中国学”。它以先秦儒家经典为根基，吸收诸子学说和佛教等外来文化，历经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学术思潮及文学、艺术史的充实和发展，以诗赋、史传、注疏、翻译、骈散文、词曲、传奇、小说等丰富多彩的文本形式构筑起庞大的知识体系，是记录和传承华夏民族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古典知识的总和。国学的基本属性，或用一句话来给国学下定义的话，那就是本国传统学问。它对应的知识范围是传统图书分类学意义上的经史子集四部文献，是反映古代中国的知识积累和学科区分意识的知识系统。其中既有与现代学科分类对接的知识门类，如史学；也有与现代学科分类不相容的知识门类，如经学、诸子学。将这古典知识系统纳入现代科学体系，必然会出现方枘圆凿的结果。

自近代以来，学人间常有一种偏见，以为学科划分源自西学

的影响。历史学家顾颉刚年轻时也曾说过,“中国的学问是向来只有一尊观念而没有分科观念的”,“旧时士大夫之学,动称经史词章,此其所谓统系乃经籍之统系,非科学之统系也”(《古史辨》自序)。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即便是经史词章,古代也自有分科。南朝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云:“古人之学者有二,今人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这是唐以前的学问分科。鲁曾煜《穆堂别稿序》举程子之说曰:“古之学者出于一,今之学者出于三,曰道学也,经学也,词学也。”这是宋代理学家的学问分科。宋濂《傅幼学字说》论后世之学,说:“士有以理财为学者矣,有以听讼为学者矣,有以治兵为学者矣,有以文章为学者矣,有以训诂为学者矣。”这是明人的学问分科。王棻《论学》则说:“尝观古今天下之学术,大概有三,而其别有四,举业不与焉。曰性理之学,经济之学,训诂之学,词章之学。”曾国藩也有义理之学、词章之学、经济之学、考据之学四科的划分(《求阙斋日记》),分别对应于孔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这又是清代在正统观念主导下的学科分类。如果切合社会实际而进行学科划分,那么包括的知识面还要广得多。应劭谦《万子充宗仪礼解序》云:“今之世有经济之学,有禅玄之学,有诗赋之学,有四六之学,有刑名之学,有举业之学,而性命之学则未之见也。”对应当今的学科分类,包含政治、经济、宗教、文学(文秘)、法学、逻辑、哲学、伦理八科。方以智之父孔炤又说:“言义理,言经济,言文章,言律历,言性命,言

物理，各各专科，然物理在一切中，而《易》以象数端几格通之，即性命、生死、鬼神，只一大物理也。”（《物理小识》引）这又相当于今天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学、天文、数学、哲学、心理学、自然科学九科，这大体就是中国古代传统学问的学科分类。

中国古代没有自然科学的概念，现代学科分类中的物理、化学、生物学等都以“物理”之名概之；与近代学科分类相比较，传统学问又没有工、商、医、农诸分科。大体说来，传统观念中的学问体系，以性理之学、经史之学、辞章之学为正统学问，词曲之学、书画之学、物理之学、天文历算之学、地理水道之学、医药之学、兵法律令之学为杂学，奇门遁甲、星象堪舆、卜筮相占、释道修炼之学为旁门左道。说它不同于近代学科体系，甚至说是前现代的知识体系都可以，但要说不分科观念，显然是不合适的。所谓国学，就是这些知识门类的综合体，是一个由古典的学科分类支撑的知识体系，将它纳入当今的现代学科分类中，结果只会带来学科体系的混乱。这就是我赞同设立国学院，甚至建议用传统知识体系乃至教育理念来教学，却坚决反对设立国学一级学科的道理。

由于学界在“国学”概念认知上的迷惑，近年的国学热在导向上存在很大的偏差，重思想史、学术史而轻艺术史和生活史，传统国学教育中的“四科”、“六艺”几乎被淡忘。虽然市面上涌现出一大批国学类出版物，但多数为学术著作和较专门的读物，适合普通读者阅读的普及读物，尤其是涵盖传统国学丰富内容的读物还较少。为此我们共同编纂了这套意在普及传统文化知识的“国学微读”丛书，希望以独特的形式、适当的内容和扎实的知识，引领青少年和对国学感兴趣的读者畅游国学天地。由个

性化的写作,个性化的阅读,获得见微知著的效果。

这套丛书的宗旨主要是为读者提供丰富有趣的传统文化知识,其中包括华夏民族文化的基础知识、传统观念和道德习俗,还有日常生活、游戏等内容。选题和总体设计都经过反复斟酌,以适应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除了讲究知识的完整、系统、准确之外,还注意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可读性强。为此,各位作者在构思、视角和叙述文字上都很下了一番功夫,相信读者们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勤奋和努力。必须说明的是,普及读物不同于学术著作,学术著作只有一种写法,或者说只有一种较好的写法,而普及读物却有无数种写法。就国学这么大的题目而言,不同的作者会写出各种不同面目的书来。我们的设计和写作未必就是最理想的,因此很希望听到读者的意见。各位读者若能将读后感反馈给我们,那我们就有了改进的动力和方向。

国学,不仅沉睡在浩瀚的古籍里,也生活在你我的交流中。无数微读的星光,会汇成银河,将国学的夜空照亮。其中有你,也有我。

蒋 寅

2016年9月1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肯定与否定——中国历史随想

一 评价的两极

数年前,我“有幸”被指定作为现场观众,参加了某电视台的一期谈话类节目,节目的主题是:“《三国演义》是否应该进中小



明刻绣像本《三国演义》

学课本”。持否定观点的一方大约说：这部书宣扬忠孝节义的“封建”^①思想，贩卖成王败寇的功利观念，赞美杀戮和权谋，在艺术上也较为低下，几乎一无是处云云。

我原以为这是带有过去时代的某种思想烙印的残存，然而令我吃惊的是，当时的反方嘉宾——一位据说是知名网络写手，曾有不少历史类作品流传于坊间；一位据说是新锐编剧，身负博士头衔——两位看来年轻而有教养的绅士，却异口同声的宣称：中国文化除了在诗词歌赋上有一些艺术性成就之外，几乎，全是糟粕。

当时我很想站起来和他们多“切磋”两句，可惜作为嘉宾身后的数十名“背景”之一、拿着小牌子作欢欣鼓舞状以营造节目气氛的我，并不具有多少话语权，即使是在主持人允许下的一次发言机会，在播出时也被剪辑得失去了观点的重心所在。

其实，听到这样的言论，我本不应感到惊讶——自近代中国衰落以来，一百多年间，对于中华文明和历史的讨论与评价，便一直分化为两极。

一派人将衰落的原因归咎于中国文化的原始、落后与低级。所有与西方文明可以哪怕是稍微对应的传统事物，观念、政体、文学、艺术、武术、中医、神秘文化……都被用来加以比较，并受到广泛的质疑和批评。这种做法，直到现在，仍未消

① 我国古代是“封建社会”这一观点影响甚广，但据笔者所知，“封建”一词在古代专指分封建国。自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起，历经尧舜禹三代和夏商，主要针对被划为“奴隶制”的周代而言，并不包括秦汉以后的历代王朝。当然，汉以后历代均有分封制度，但受封者在中央集权的政体下，往往只享受一定额度的赋税，或并无封地，或对封地并无实际的军事、民政权力，与周代的诸侯不可同日而语。

歇。前几年网络上曾掀起一阵要求废除中医之风，其影响之大，迫使国家卫生部都公开作出反对的回应。而网络上对于中医的否定和批判，至今并未停止。其实，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国民政府在汪精卫、褚民谊等首脑的推动下，就一度以政府命令的形式，停止批准年轻中医入行和后备人才培养，限制中医的发展，以冀其自然消亡（此事原委，在身为名中医又亲历其事的陈存仁先生《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中，有着详尽的介绍）。百年来中医的存废之争，正可以作为传统文化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缩影。

传统的力量往往都十分强大，更何况在千百年包括舶来品在内的各家思想的融汇和碰撞中变易和完善的中华文化传统。在批判和否定声中，强调“保存国粹”的一派也出现了。虽然身在国家衰败的现实中，他们既没有理由也没有心情，如今人一般大力讴歌祖先缔造的所谓汉唐“盛世”，但他们仍不断地为各种传统的事物辩护。那个时代流行的一种做法，就是在中国的古书中寻找西方政治、思想甚至具体技术的源头。比如西方的某某思想，我们某某书中的某某话，便是与其同意义，而早他“洋鬼子”几百千年；四大发明堪称西方科技的鼻祖云云（这些说法至今也依然大有市场）。具体到各个传统行业，为了生计与尊严，也掀起了自强之风：京剧成为“国剧”，知名艺人（如梅兰芳）出国巡演，试图与西方戏剧分庭抗礼，建立表演体系；武术成为“国术”，众多的武术家击败有着外国政府和中国汉奸撑腰的外国技击家，捍卫着残存的一点国人的尊严（最典型的的就是吓退[而非击败]英国大力士的霍元甲）；中医成为“国医”，不仅以浩大的声势“说”服政府收回禁令，还开始扬长避短，探索

中西医结合之路……

还好，在文化、民族或国家情感的驱使下，不遗余力地为传统辩护的同时，虽然出现过“扶清灭洋”一类“挑铁路，拔电杆”的极端行为，中国人还是保留了一点理性，既没有以“儿子打老子”的阿 Q 心态造出什么《老子化胡经》^①，也没有仿效“拿来主义”的逻辑，说西方文明都是中国古代的流亡者西迁而缔造的。

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认识别人需要智慧，认识自己则需要理性。虽然在经历了百余年思想和现实的碰撞之后，中华文明伟大、对于历史和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说法成为表面的共识，但实际上，“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有的人通过批判传统的方式批判现实（如后世对于儒家的批评），有的人则通过美化传统的方式批判现实（如儒者的“人心不古”论）。“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出于不同的立场甚至利益，人们对于中国历史的评价，仍然时常陷入针锋相对、冰炭难容的境地。这一点，在言论比较自由的网络之上，表现的非常明显：有些人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但一些理性的批评也被视作汉奸卖国言论。最后，理性的声音逐渐隐去，剩下的，只有各执一词的狂躁、偏激与谩骂之言。

二 歪曲的历史“正剧”

人们对于彻底否定传统或无限崇拜传统的一刀切式的判断，已经有所清醒和疏离。如此，认识传统最危险的倾向，便是

^① 佛教于东汉传入中国之后，就有“老子化胡”之传说。西晋惠帝时，天师道祭酒王浮编造《化胡经》一卷，记述老子入天竺，变化为佛陀，教胡人为佛教之事。后陆续增广改编为十卷，成为道教徒攻击佛教、宣扬道教是佛教源头的依据之一。

对于其优点的贬抑和弊端的推崇。而这种误读和误区,虽然实际上一直存在,但在人类社会日渐民主、自由、现代、进步的今天,此类现象的出现和复活,却令人费解。

1958年至1978年,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的一流史学家,陆续点校完成了被视作权威正史的“二十四史”。虽然群贤毕至,闭门校史,却难免为时代与政治的余波所及。如“文革”时期,有人提出“圈圈点点就没有立场观点问题吗”,认为“凡是美化帝王将相、宣扬封建道德、污蔑劳动人民的语句,不应用感叹号”。于是《明史》中描述崇祯帝在亡国之际“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息曰:‘苦我民耳!’”的记载被认为是“骗人的鬼话”,决不能用感叹号,要改用句号^①。

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纪,这些曾被一棍子打死的帝王将相们,又受到了文艺界的青睐。各类宣扬“我大清”“我大明”的



明思宗殉国处

^① 以上参考了2009年8月16日《深圳商报》载《点校“二十四史”:动乱岁月中的文化奇观》一文。

所谓“历史正剧”，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不仅历史上较有作为的汉武帝、唐太宗、康熙帝等人变得无限“伟光正”，连公认的昏君、暴君万历帝、雍正帝，也成了忍辱负重、舍身为民的高大全。其他诸如“世故老人”纪晓岚勇斗权倾朝野的和珅，巨贪和珅则又摇身变作竭力维护朝廷体面和运行的孤胆忠臣，原本家境富裕、捐官出身的李卫则成了先做乞丐，又深受“四爷”器重的家奴……

相比之下，那些自称“戏说”的历史题材电视剧真的是情有可原——中国人本就有调侃历史、编织故事的传统：话本小说、戏曲、评书，坏人受惩罚、好人大团圆，都是民间意愿的体现，哪一个完全遵循了历史的真实？但是，把这些当历史看是观者的事，编写者却很少有如此的自我标榜（倒是常常标明“演义”字样）。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自称小人的不须防，自称君子的必须防。倒是一些标榜“严肃历史剧”的作品，要么宣扬“君尊臣卑”的等级观念或“明君加奴才”的治国理念，要么干脆歪曲史实以牵合己意——比如某王朝剧中，便将雍正四年（1726）就被圈禁的胤禩、胤禴（即电视剧中的“八爷”“九爷”）改作雍正十二年（1734），以显示二人的怙恶不悛和雍正的宽仁悌爱，虽然只是在时间上动了一点手脚，却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三 传统的危机

对于历史人物和观念，抱“了解之同情”是一方面，这是仁者的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作“客观之解剖”是另一方面，这是智者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人情是喜新而慕强的，看到别人今天的富裕和强大，难免有自轻自惭之心；人情又是恋旧而排外的，回想自家昔日的荣光和威仪，又难免沉溺乎其中而无法自拔。因而，夹杂了个人情感、历史情结和现实诉求的个人，在认识和评价历史时，要做到不偏不倚，成熟理性，又是何其之难！

虽然如此，我的感觉，经历了百余年的激荡与交锋之后，国人对于传统文化持全盘抹杀论者已经较少，即使是曾经被批判的最烈最久的孔夫子与儒家学说，其正面价值和理性的光辉也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肯定与重新认知。人们开始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任何伟大的人和思想都会有时代局限。五十步笑百步，其实除了态度不够谦虚之外，本来也自有其道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并不正确，但相对于根深蒂固的地球中心说，那就是巨大的飞跃。如果我们站在今天的天文学高度，用简单的对错观念来否定哥白尼，那就相当于撤走了通往真理阶梯上的一级台阶，造成阶梯的坍塌或断裂，实际上也等于否定了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同时，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如果后人同样因为我们的局限而全盘否定我们，我们又会作何感想？古人虽已没有了话语权，但泉下有知，大约也和我们一样，是会委屈和痛苦的吧？

在否定论未歇之际，肯定论者的问题又已出现。不知不觉之间，传统中国曾经的辉煌与睿智，成为最近三十余年经济发展和国家强大的历史依据——在国家衰落之时，我们向历史和传统问责；在国家振兴之际，我们又开始转而赞美与讴歌历史和传统。

的确，我们的许多进步，既有鉴于其他国家改革的教训，又受到了传统思想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中国近代力图自强以来，

实际上一直在向他国学习,不论是社会制度、指导思想还是科学技术。尤其是最近三十余年的快速发展以及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努力,客观上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传统观念、技艺和民族习惯的丧失和消解(全球化进程中强势文化对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挤压和消解,本就是一大现象)——最典型的例子,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所谓的“唐装”是吗?),中国人的婚礼,也基本成了西式仪式和中式吃喝的结合。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设立,多为耄耋老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在体现国家重视的同时,也暗示了传统时代的彻底逝去和传统技艺后继乏人的现实。

环顾现实,即使是最忠实的传统维护论者也会发现,虽然人们对于传统的好感与日俱增(或称“触底反弹”),传统的外在表现(技艺、艺术等)和内在核心(思想、观念等),在现代化的进程日新月异的今日,反倒比“打倒孔家店”的昔日面临更大的生存挑战。

跳脱简单的肯定与粗暴的否定,在现代、当代和未来的语境中,探索传统的继承与扬弃,仍将是历史留给中国人的难题之一。

目 录

肯定与否定——中国历史随想 001

- 一 评价的两极 001
- 二 歪曲的历史“正剧” 004
- 三 传统的危机 006

第一章 打扮与评说——中国历史书写 001

- 一 打扮的传统 001
- 二 直笔与曲笔 005
- 三 正史与野史 010
- 四 历史难以改变 014

第二章 一样故事两样结局 ——相同情境下的不同历史 017

- 一 历史的重复性 017
- 二 犬吠非其主 018
- 三 德绍之死 020
- 四 刘邦与袁绍 022